



高磊的暴力“经纬”

发布时间: 2011年09月09日 14时59分



空白空间 至10月9日

高磊的作品更像是高雅收敛版的伊藤润二。他曾经说，观众喜欢看到马戏团被驯化的猛兽，也愿意看到被创作者驯服的作品，但他却要在作品与观者之间搭建一座牢笼。只能进，不能出，应该是高磊所追求的最高境地，当然，如果你是无创禁地，会受到特别的欢迎。



从2003年开始参加的第一个群展，高磊就一直通过创作摄影、绘画、装置等综合性媒介作品，持续探讨权力对社会外部环境和个体内部思维的塑造与腐蚀，以及由此引发的，对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设想与建构等诸多问题。

他使作品脱离日常惯性，令观者以某种被动的观看方式，来完成作品的现场展示。其作品自身所带有的隔离与抑制，使野性转化成某种暴力。

在国际政治的大背景下，非人类中心主义便是绿色运动中“红色绿党”和“绿色绿党”两大阵营之争。“红色绿党”，主张人类中心主义，又称绿色社会主义，将社会主义理论同生态运动结合起来；而“绿色绿党”则主张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以无政府主义为理论基础。所以，高磊的作品体系表明，他应该属于后一派。

在年初阿拉里奥群展《触摸》上，高磊展出了一件让人难忘的作品《NS24》。在他的作品中可以细细辨认和品味那些曾经给自己深刻触动的物品——山羊头标本、医用人骨骨架、绵羊头骨、绵羊毛、羊毛线、话筒、高音喇叭、三十至四十年代浴缸、七十年代理发椅、镜子、白色瓷砖，大量带有历史记忆和具有隐喻特征的物件以奇妙的嫁接方式呈现出来，并且让动物替代了本该由人类来表演的角色——他让动物拥有了它们本不该拥有的东西，却又因为邀请它们扮演人类，而夺取了它们本属自然的自由，所谓的“牢笼”一说便随即成立了。

高磊在空白空间的新展也都以动物为主角，被钉住厉爪的鹤，金刚鹦鹉像耍杂技一样被高磊放到了一双倒置的水泥大腿上，一群黑衣人坐在一起在剪一只巨大的章鱼……这些差异与关联的思考构成了近期创作的语法，在封闭半封闭的空间内，高磊自创经纬，将捕捉到的具有惯性的物质放入相对纯净的培养器皿里，进行发酵和培育，或者让它产生人为的异变和干扰。

“这种形式在绘画阶段似乎没有明确的意义，但是有可能在变成虚拟摄影灯箱，再到实体装置以后，作品意义会逐渐呈现出来。”文/昆妮晴